

# 山永遠都在

伍元和\*

## 摘 要

登山不是競賽。

英語“interesting”，就是“存在(est)”於某些東西“中間(inter)”的意思。登山代表著堅毅向上、努力不懈和嚴明紀律。但登山更進而追求自由精神！是思考！或深層的認知！登山的魅力之一，其實也就是學習各種事物。走了哪條路？古道上是否真有個名叫「多美麗」的駐在所？從玉山北峰能看見澎湖的花火？樂趣往往來自期待、體認和回憶。

擺脫百岳的數字，試著放慢速度！試著了解登山是為了什麼？踏上知識之旅！讓我們以最樂觀的態度，來看下一代對登山安全的進展！我們期望透過登山教育，能提高民眾對自身體力不足的認識與自覺，也能學到紮實的技術與危機處理能力。因為山永遠在。

## 關鍵字

步行、興趣、模式、登山教育

---

\*銅門乙線山岳塾山(塾)長、嘉明湖山屋管理員

# 山永遠都在

伍元和

「當我們外出旅行，準備進行一次充滿了未知和偶然因素的旅行時，總會感到一種難以名狀的悸動與興奮。步行將把我們在具有惰性的日常生活中被塵封的心扉打開，使我們的心中充滿了種種憧憬！」取材自：中村雄二郎，《帶你踏上知識之旅》

約翰·繆爾(JOHN MUIR, 1838~1914)曾抱怨：搭乘驛馬車以「40哩/一天」的速度旅行時，什麼東西也看不到。那是1868年的春天，他前去YOSEMITE溪谷，並寫了一段話：「這些山實在太偉大了！除非用很長的時間去觀察，否則你等於什麼都沒有看，什麼都感覺不到。」

高山之美，嚴格來說就是只有在此一具體環境或空氣中才會形成！登山靠的是步行！步行，就此觀點來看是極具意義的行動。步行，即是自由精神，是思考，是深層的認知。

但是像小孩子一般，以單純的心地在山裡東看看、西摸摸——即使在一世紀以前，往往會被認為這是一種缺點，不善於運用時間。總之，一個好的登山者必須隨時準備好說詞，或好藉口才上山。而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說詞(藉口)。一百多年前，這說詞可能是尋求某種宗教、道德上的教誨。至於現在，這藉口往往是達成某項令人欽羨的目標：更快、更多或更高記錄。

高速公路的車輛一年比一年開得快。噴射客機一年比一年飛得高。從路面看到的是朦朧朦朧的景色；從空中則是一幅遠處看不清的地圖。可堪類比的例子是，時至今日，國內登山活動仍是以快速完登X路線，登百岳、數山頭或連續縱走(中央山脈)山頭，作為登山能力的衡量標準。但真的要一直如此嗎？登山也可以轉化成追求自由精神，思考，深層的認知啊！

## 登山之始

英語“interesting”，就是“存在(est)”於某些東西“中間(inter)”的意思。也就是說為了感到興趣，首先必須存在一個覺得有趣的“我”，與此同時又必須有一個有趣的“物或事”。

台灣是一個濃綠色彩的島嶼。高峻的山岳地帶約佔總面積的四分之三，北迴歸線的橫越，形成了多樣性的垂直氣候帶，根據1979年發行的《台灣植物誌》第六卷，全島高等植物共有3012種。昆蟲學和動物學上也相當獨特。台灣的蝴蝶約410種之多。台灣本土產38種哺乳動物中，29種是固有種或固有亞種。這是最獨特的一個島。

我們之所以能夠對事物進行分類、識別和命名，首先是因為我們對此感興趣。田中薰和鹿野忠雄就是如此運作，他們探索著自然界「冰河地形的香味」！登南湖大山之際，他們將根據地安排在東側的Bunakke(布那奎，意思是「砂地」)，當時有泰雅俾亞南獵人搭設的獵寮。田中薰在他的名著《台灣の山と蕃人》裡浪漫地敘述：「冰河的古流路確實有一種香味，聞到這個香味的時候，人人會陶醉、興奮。發出這種香味的是圈谷、堆石堤、冰河擦痕、漂石、

羊背岩(又名瘤狀岩)、U字谷等。地形學上雖有各種名稱，重點仍在被厚重冰層研磨過的圓滑岩肌，以及掬水槽般可愛的窪地；秋天，佇立在萬籟俱寂的山谷，仰望有懸掛著殘雪的連峰岩壁，或者靜坐於山巔沐浴著一身金色夕陽！冰涼的河谷氣息襲來，永恆的自然會震撼你的心，讓你為之肅然起敬！」

要把登山活動進行得更活躍一些的話，就是必須牢牢地保持住興趣。如果我們的樂趣是期待、體認和回憶中的一項、二項或三項組合！找出自己認為有意思的山岳，然後毫不猶疑地將目光投向它！

## 悠閒時光

讓我也來說說自身的人文故事吧！

曾經有個名字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。那就是關門古道，日本人有時稱作：集集拔仔庄道路，或拔仔橫貫道。若干年前，我們曾讀過伊能嘉矩的〈從拔石埔到東海岸花蓮港的道路〉、野呂寧的〈南投花蓮港兩廳間交通道路踏查〉和森丑之助的〈集集、拔仔庄間—中央山脈橫斷報文〉；這都是楊南郡老師的譯文。只有長野義虎的〈番境探險譚(生蕃地探險談)〉出自南投文獻劉枝萬之手。這些文章迷人的內容與那個地名同樣地令人難以忘懷。不論是風是雨，或是烏雲密布的天空，都無損於它的吸引力，都不能減低我們的冒險感。

1997年八月，我們循著丹大溪東行到了丹大溫泉。這裏也就是清朝官兵，日治軍警、測量員、森林技士、學者、記者、探險家與登山家造訪的地方。再過去不遠，我們爬上哈巴昂。長長的斜坡上林木雜陳，茂密異常。其中最容易辨認而且我覺得也最美的就是栓皮櫟，它那斑駁龐大的主幹上方是大大的葉片。戶外顯然比教室有更多東西可看，可學。

哈巴昂對岸的簡叻(堪姆卒)社---可能是出自原始居民的民族植物學—布農語的「栓皮櫟」。海拔五千日尺，大約1660公尺。這是丹大社群中最深入，也是最接近中央山脈的部落，丹大蕃務官吏駐在所設於此地。巡查即是蕃童教育所的師資，據說他會讓小孩子剝取樹皮(可製作加工為軟木塞)當家庭作業繳交。

然後森丑之助不經意地提到：堪姆卒社曾從能高主山檢回明治四十一(1908)年一月，台灣總督府能高主山橫斷隊的隊員放在池旁作為紀念的國旗與碗。這些有意思的小事件，卻引發了我們更多的討論。北蕃(泰雅)性情驃悍兇猛，南蕃(布農)則樸實、沉著。但布農族卻敢於單人登山，或以數人隊伍強入敵蕃地盤狩獵。所以哪方才是勇猛族群？

從光緒十三(1887)年開路督工余步青，初次看見這樣的栓皮櫟時。在這塊土地上有的原住民與外來者，溪谷與溫泉，鐵杉與水鹿等，知識種類繁多，足夠讓我這位登山者著迷幾世了。算起來我看見這帶栓皮櫟林不過廿年，長野義虎和森丑之助約略一百廿年，余步青是一百卅年；在和老樹相襯的風雨古音裡，登山人生短暫似電光石火的剎那！登山是為了什麼？

## 群山覓音

黎明在太平洋濱，在太魯閣口，我們看到西邊綠色、隱約的山。當我們沿著中橫前進時，漸漸地看見中央山脈上的群峰。我們覺得有種豁達的興奮和開朗的感覺。我們接上霧社支線，在地圖上像橫跨花蓮、南投的一條鋸齒形裂痕。這條路引導我們一路爬上去，一直爬到武嶺(也有人稱為佐久間峠)。1914年，日本軍警經過這裏向東進伐，他們的短暫征服卻注定轉眼成空。

當我們到達海拔 3417 公尺峰頂時，雖則不是國內最高海拔地點之一；鮮少多刺的灌叢、沒有風雪時，幾乎什麼困難都沒有。但身處稀薄寒冷的空氣裏，好多人好幾次透不過氣來；有時因熱而引起疲勞；或頭痛欲裂；氣力似乎枯竭了，我們稱之為高山反應，或嚴重地稱為高山症！

我們的視線向正東方漫溢出去。它以高空對流雲速度，沿著山脈噴射沖去。「卡利亞諾敏」，因遷徙者而給它取了這個名字的，這條路帶我們經過古時太魯閣人的地方。托博闊社就是途中最早的部落，族人沿著塔次基里溪主支流，再向北向東向南走去的。在《小王子》一書裡，Antoine de Saint-Exupery 講到地理學家。「對我們來說，重要的是山。山是不會變換位置的。」

最初接觸到這些高峰的陌生世界時，我們驚懼、自慚渺小；我們害怕、不知所措；我們敬畏自然力量！然後我們見到生平第一個大湖，我們碰觸生平第一棵巨樹，第一片森林，第一座山——以後見到的，都沒有第一印象如此難以磨滅！

晚風漸勁。地面仍留白日餘溫。當我們走回停車場，驅車趕往清境投宿時。北斗七星在頭頂轉移；在黑暗樹杪中，鳥群都在投林和晚唱；牠們婉轉的歌聲，就在我們前後左右。

## 某種模式

如此山岳美景，還是有人不滿太陽太熱，雲霧太冷，雨太大或雪太少；山岳界內的現況，正隨時隨地被新聞扭曲、製造話題性；或者身邊充斥著有勇無謀、暴虎馮河的人，讓登山變得絲毫無成就感！即使我們使用不足的專門知識及思考工具來改變這些情況，試圖營造適合我們的山中生活。回過頭來，我們還是不能將山岳改變為樂園，但的確可能，出於有意或無意的疏忽，讓當中某些山友走入地獄。

我們談談從中央山脈南北大縱走、台灣百岳興盛的年代迄今。以若干天完成百岳，或獨攀中央山脈；除了興趣和愛好之外，彷彿間還多了些圍繞利害關係的人際。“邀對方參加自己的愛好及社團”，加入「百岳俱樂部」；或者“允許別人參與到利害關係中來”，妳是第 562 位完攀者。那種感覺就好像我們正站在同溫層裏形成的捲雲之中一樣。

百岳運動的前進雖沒有停下來，但腳步確實拖慢；顧慮還是相當多而複雜，讓我們飽嘗真正受挫的滋味。我們的體能足以負荷嗎？領隊嚮導協作熟悉這條路線嗎？我們忘了帶地圖、指北針？假設我們不會看地圖、指北針？我們會迷途嗎？海上有幾個低氣壓，它會成為真正的颱風嗎？我們會被受困嗎？更多的雨水，雲層低得出奇，都快碰到山屋的尖頂了。我們如期完成？或耽擱延誤嗎？即使有人說一切順利，彼得效應下，我們就是會碰到衰事！麻煩事！

這諸多的顧慮，因應之道，有些人會仰賴商業團模式。這些參與者(或者稱為參賽者)，亦必為途中所遇的人為(不管好壞)、地形(不管難易)、天候(不管陰晴)等……阻撓，他們仍堅持「人定勝天」，百岳目標正在逐步靠近。這項活動最後只會剩下決定要在石門山完成？或丹大山完成？

## 登山軌跡

把名山百岳當作敲門磚而開始登山，原本無可厚非。但對山的崇敬、如何保持山的自然和登山安全，還是要積極面對的問題。在登山安全議題所遇到的障礙，人為因子往往大於自然因子，而且更加嚴重。「登山教育」才是獨一無二和重要的任務。

近幾年來，山裡湧現一堆中老年人的身影，卻只有少許年輕人的蹤跡。在登山的世界裡，另有幾項隱憂。網路揪團的問題？獨攀者的行程掌握？旅遊平安險並非登山意外險？從未加入登山社(學生時期)或登山協會(就業後)，因此沒有學習基本的技術，只是在店家買了一些虛有其表的裝備，就想要跟在嚮導屁股後面登山的人才是最大的問題所在？

台灣根據其登山年齡和經驗可以分為三種形態。第一種是從年輕時加入登山社團，後來一直有在持續地登山。這種類型傾向獨立自主。第二種是在朋友或熟人的介紹下，參加了三五好友所組成的登山隊或民間登山團體。這種類型會尋求社團指導。第三種是年紀大了，以「健康」與「迴歸自然」為目的，開始「尋求夥伴」上山。這種類型就需要商業團來輔助。但不難發現大家之所以開始登山，是因為想找回在現代社會裡逐漸失去的東西。

登山的魅力之一，其實也就是學習各種事物。台灣各地均有戶外用品商號、大專院校登山社和民間登山協會。這些具有歷史的登山相關組織如能普遍設置登山教室，推廣山岳講座，有人不厭其煩地從基礎教起，就能提高民眾對自身體力不足的認識與自覺，也能學到紮實的技術與危機處理能力。

## 大路與障礙

以最樂觀的態度看下一代對登山安全的進展，我們可以看到下列幾點：

(一) 商業團的運作，可使登山邁入多元化和輕量化。這是最可能讓一般民眾達成目標方式，因為最簡單；將安全係數繫之於領嚮的專業和責任。目前的主要問題是費用機制和領嚮素質。

(二) 如果商業團能安排新手參與者，從海拔較低的山開始爬；一方面請他們務必參加行前說明會；另一方面介紹他們購買適宜而必需的裝備。不但能讓領隊嚮導凸顯其專業，也能讓參與者情不自禁地對山產生了憧憬！

(三) SWAT 分析下，在某些問題地區，如嘉明湖地區和南二段，處理山屋(Hut)申請或「封山」這步驟名為「入山入園管制」，亦即以床位數或短期禁制，減緩遊客承載量過大造成環境惡化的過程，這樣可以讓遊客活動範圍小些，以免環境汙染源擴大，及干擾動植物生態。

(四)「入山入園管制」讓國家公園和林務局多了筆維護經費來源，在地管轄單位當然非常高興，但長期封山禁令就會令山友變成非自願性違法登山(爬黑山)，山友如果提起釋憲，很可能會得直。

(五)登山教育的推廣，可阻止「無知」的催化；而「無知」的終結，則可以「學習」山林知識，擴大教育涵蓋範圍，使山難成因減弱。生活教育可由「親子登山」做起。學校教育可與「戶外體驗探索」結合。社會教育與「登山健行活動」聯結。讓國民隨時隨地能接觸正確認知，又能在大自然裡陶冶性情！

(六)減緩山難頻率或儘可能阻止非自然因素造成的山難。其辦法應採取「民眾登山教育」與建立「山難搜救專責單位」。總的來說，登山教育和搜救制度所發出的總能量同樣龐大，亦能擴散至更廣區域。

如上所述，這是我對登山安全的樂觀前途的總結。每一種安全係數主要係以登山教育為依歸；將自身安全概念建構在更廣的時間與空間。但人類本身的覺醒(自覺)，實非我們所能理解。法國小說家福樓拜有次說，即使是最簡單的東西，都包含一點點未知成分！台灣及其山嶽是我們唯一所有的；如果我們不能使其更美好，再沒有其他生物堪當此重任了！